

一只叫“扣扣”的狗

□ 朱直尧 (黑龙江佳木斯, 国企职员)



我外甥小名扣扣。我叫他狗外甥，他喂喂乐，也不生气。他心里有本账。

早年我毕业分配到小城工作，我姐先于我五年来小城。我住单身宿舍，天天为吃饭犯愁。我姐煮了咸鸡蛋给我带着。吃过饭怎么也找不到咸鸡蛋了。屋里就我们四个人，我姐和姐夫找了半天，开始怀疑自己记性不好，忘在了哪里，后来发现不对，问：“鸿鸿，你跟妈说，鸡蛋放哪了？”我这外甥眨巴眨巴眼睛说：“我不知道呀！”“你跟妈说，妈给你糖吃！”说着我姐从兜里掏出一块大白兔奶糖来。我这馋嘴的小外甥挡不住诱惑，竟然领着他妈去里屋衣柜里找到了咸鸡蛋。我们这才想起来，刚才他早下桌，里屋外屋撺掇，

就是在藏鸡蛋。这小心眼藏哪他都不放心。把我们几个笑的，几乎岔了气儿。

那以后，我就狗外甥狗外甥地叫他了。外甥长大了，考上了南京的一所警官学院。钱行请他吃饭，我们都喝了酒。喝高了，外甥悄声地说：“老舅，你不能老狗外甥狗外甥叫我了，我四年后就是人民警察了。”

我说：“去掉‘狗’字很容易，就看你的表现了。”

没过几天，我这外甥竟然抱回家一只萨摩耶犬，小狗白白净净，胖胖嘟嘟的，一尺多长，特招人喜爱，我外甥管它叫“扣扣”。啥！我一听，乐喷了。这是“乾坤大挪移”呀！把他的名字给了萨摩耶犬了。

我的外甥够有才的吧。

我想想，真不能再这样叫他了。个子站起来比我高一头，不胖不瘦，浑身腱子肉，看着特俊朗，我怎么忍心还叫他狗外甥呢，给他留点面子吧。他说：“我在南京，这么远你想我就叫‘扣扣’，多叫几声‘扣扣’，既解痛快，扣扣还愿意跟你摇尾巴，多好呀！”我笑了。这个狗外甥，真有他的。

所以，就这样了。我家多了一只叫“扣扣”的狗，每天进进出出小狗就屁颠屁颠地跟在后面。

外甥，其实老舅想跟你说句话。在老舅心里，希望你永远都是那只小扣扣，永远那么可爱，永远那么小心眼，永远也别长大。



老家的绰号

□ 陈慈林 (浙江杭州, 国企干部)

我老家在浙东某滨海小村，全村人大多同姓，细算起来都沾亲带故，民风较淳朴。日常交往中，大家对辈分高者称叔伯，平辈的互称哥弟，对晚辈亲近些的叫小乳名，私下里，平辈间也经常相互叫绰号。

按理叫人绰号是不礼貌的，乡邻们却认为，叫绰号显得关系亲密。但给人起绰号时，必须严格遵守良序公俗：不准给残疾人起绰号，不准给人起污辱性的绰号。

最常见的起绰号依据是高度概括浓缩该人的性格特征。比如我一位族兄，性格张扬，平时做事又有点浮夸，得了个诨名“稻草船”。初听者不明其意，细思方知是含蓄批评他像一只装载稻草的船，看起来货

物满舱，实际上华而不实，轻飘飘地浮在水上……另有一位族叔被称作“万三佬”，是因此老自年轻时起，就经常忽悠人，说起话来满嘴跑火车，谁信谁上当。“万三佬”的意思是，这老倌一万句话里，最多只能听三句，其他都不可信……

村里有高人，他们所起绰号都十分契合其人个性或外貌特征，一叫出来就能得到乡邻普遍认同，口耳相传、快速流行，时间长了甚至都能湮灭本名。一次邻居大年哥的老战友从外地来看他，进村问了好些人，都找不到他。后来说起他的绰号“乐乐宝”，大伙都笑了，早说“乐乐宝”，早带你去了，他家离这里只有几十米。

更令人称奇的是，许多绰号叫久了，本人也高度认同和接受，叫他本名反而不习惯。某次新调来的镇人武部黄部长来村里调研，村党委高书记叫来几名民兵干部参加座谈，让大家先自我介绍。朗林哥开口就说：“我叫三快，是基于民兵排长”。黄部长看名单上没这名字，就让他再说一遍，大家才意识到朗林哥介绍的是绰号。因他在部队服役时养成了“吃饭快、说话快、做事快”的习惯，退伍后得了“三快”的绰号，叫得久了，他自己也把绰号当成了名字，引得大家一阵哄笑……

常言道：人如其名；其实，绰号有时更能体现人物个性。